

再讀戴炎輝〈赤山地方的平埔族〉

文／詹素娟（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兼任副研究員）

1979年出版的《清代台灣之鄉治》，是臺灣鄉庄社會研究的經典之作，收錄作者戴炎輝1942-1976年間探討臺灣鄉庄組織的八篇學術論述，以及附錄的四篇調查報告，〈赤山地方的平埔族〉是其中最著名的田野實錄。文章篇幅雖只有34頁、2萬多字，卻是認識今屏東縣萬巒鄉萬金、赤山兩村族群歷史與社會文化的重要文獻；尤其是探索馬卡道族村落、宗教變遷，絕對不容錯過的調查紀錄，引用率可說居高不下。

日文版更能呈現1940年代赤山萬金庄

〈赤山地方的平埔族〉原以日文書寫，是戴炎輝於1940年4月受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的金關丈夫委託，為1941年創刊發行的《民俗臺灣》，預作調查採訪的成果。〈赤山地方的平埔族〉計分七次刊登於《民俗臺灣》1卷1-5期（1941.7-11）、2卷2-3期（1942.2-3）。研究者在參考1979年中文版時，若能對照日文版，更可以接近調查時刻的社會實態，理解文章反映的時代特性。如日文版係以「客家族」、「福建族」、「平埔族」分類赤山萬金庄的



▲1941年首刊〈赤山地方的平埔族〉的《民俗臺灣》創刊號。

人群，中文版則調整為「粵籍」、「福建籍」、「平埔族」；日文版稱平埔族使用「福建語」，中文版則改為「閩南語」。類似例子，讓「再讀」一事更覺興味盎然。

不容錯過的田野調查紀錄

戴炎輝（1908-1992），日治初期出生成長於阿猴廳阿猴街（今屏東縣屏東市），受託調查時約三十歲出頭，是具地方人脈的屏東在地人。當時的赤山萬金，轄屬於高雄州潮州郡萬巒庄；戴炎輝以「平埔族」為主旨，探索「赤山」、「萬金」的地名意義、由來、族屬、家族、部落之間的關係、經濟、教育、宗教、年中行事、風俗（如衣飾、住宅、食物、器物、生產等），以及喪葬、親屬、婚姻、繼承與祭祀、漢化等主題，撰成〈赤山地方的平埔族〉一文。文章雖也徵引史料文獻、官方數據，如今看來，耆老訪問、口述記錄與現地觀察卻更顯珍貴，為赤山地方留下即時性的民族誌材料。

〈赤山地方的平埔族〉為何值得一讀再讀？在有限篇幅中，本文僅能解說一二，供讀者參考。



▲萬金天主堂。（攝影／詹素娟）

赤山萬金的「原住民」是誰？

所謂「赤山地方」，其實包含兩個聚落：北邊的「萬金」、南方的「赤山」，民間則連稱「赤山萬金庄」，1940年代以平埔族聚落著稱。

不過，戴炎輝文中指出：「赤山萬金原係番社」（頁733），這裡所謂的「番社」，是指平埔族人居前，原住於當地的人群——相對於「熟番／平埔族」的「生番／高砂族」。因為，赤山萬金庄並非鳳山八社的傳統住地，而是茄藤社、力力社驅離原住於當地的「番人」後，重新建立的聚落。既如此，該地的原住番社究竟是誰？中文版記錄為Kabiyagan、Amawan、Surura，但未進一步說明。對照日文版，進而查對《高砂族調查書・番社概況》（1931），就可以順利推知戴炎輝所指的赤山地方原住民是排灣族人（請見下表）。

屏東縣赤山萬金原住民村落對照

中文版社名	日文版社名	排灣族社名	今日部落
Kabiyagan	カビヤン	加蚌社	泰武鄉佳平村佳平部落
Amawan	アマワン	萬安社	泰武鄉萬安村萬安部落
Surura	スルラ	施汝臘社	泰武鄉萬安村安平部落

儘管如此，我們須謹慎看待這個表格。今日似可對照加蚌社、萬安社、施汝臘社的屏東縣泰武鄉佳平部落、萬安部落、安平部落，並非當時遭茄藤社、力力社驅離赤山萬金現址後的新遷居地，而是歷經長期與多次遷移後的今日居所。至於當日離開赤山萬金的去向，是另一個需要獨立研究的課題。

再者，加蚌社、萬安社、施汝臘社究竟何時遭到驅離？或試問：作為平埔族聚落的赤山萬金庄，大致何時成立？依施添福的研究，可以推估是乾隆中葉鳳山八社分散到潮州斷層山腳沿線一帶守隘的時期。

赤山萬金庄的「平埔族」是誰？

根據戴炎輝的訪問與史料參考，赤山舊稱「茄藤」，其住民係由鳳山八社中的茄藤社遷來所構成；萬金一地的古名雖為「放索」，但炭頂鄉力社村的北院廟修繕時，萬金卻因昔日同為力力族人而捐款，族人也都認知自己來自「力力」。既如此，放索與赤山萬金庄的關係究竟如何，戴炎輝當時還未能解說明白，字裡行間頗感困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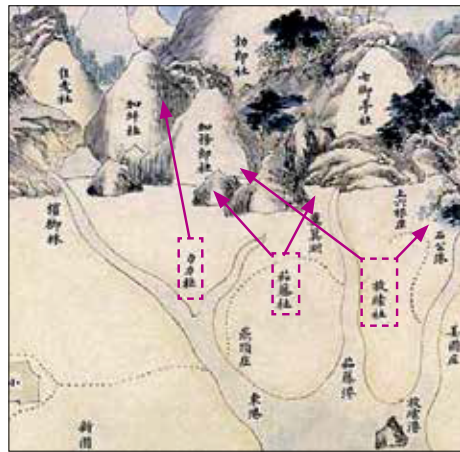
日後，李國銘的研究可以提供不同的視野。李國銘在〈屏東平埔族群分類再議〉（1995）一文，注意到荷蘭文獻的塔加里揚（Takareian），除可視為阿猴社的族語稱呼，似乎還是屏東平原東港溪北諸社（大澤機、塔樓、阿猴、大木連、麻

里麻崙等)的地域性泛稱；而東港溪南力力、茄藤、放索三社分布的濱海地區，則以「放索」擴充為區域通稱。換句話說，「放索」一稱，可能從林邊溪一帶「放索」社名，擴大為包含茄藤、力力的通稱，以至於萬金族人既能回溯力力社，又同時被視為「放索舊地」。今日民間俗諺的「赤山萬金庄・放索開基祖」，背後承載的或許就是此一地域社群的歷史脈絡。

施添福〈國家與地域社會——以清代臺灣屏東平原為例〉(2001)，則指出康熙61年(1722)番界設立後，鳳山八社因協力守邊而移動；乾隆中葉，更因守隘而日漸分散到潮州斷層線的山腳地帶，並形成一連串的部落。而萬金與力力社的關係，由史料與地圖的資訊來看，顯然相當明確。

歷史表相與今日復返

〈赤山地方的平埔族〉的結論有二：一是赤山萬金的平埔族，「從康熙中葉已歸化，約自乾隆初年，其熟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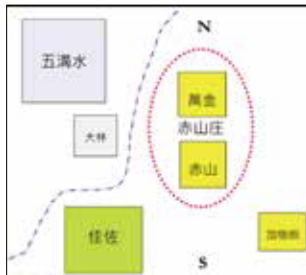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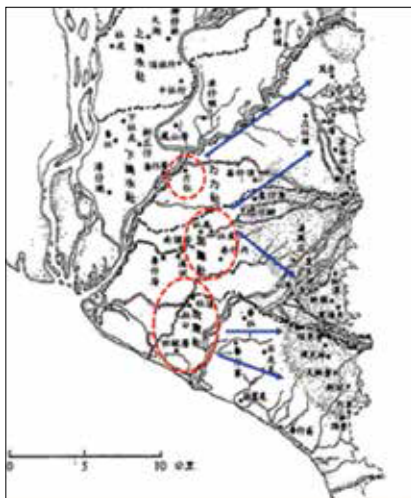


▲《雍正輿圖》時期的沿山排灣族村社與日後赤山萬金村社的交替關係。(改繪／詹素娟)

程度逐漸升高，至道光初年，已達到了和漢族無異的境地」。二是他們的風俗受到鄰近福建、客家村莊的影響，日常用語則承繼福建語，而由福建籍民主導了漢化的方向。此結論與國分直一等人的看法近似，也反映當時的學理意見。

然而，歷史發展總是出人意料，戴炎輝如果復生，對屏東馬卡道族人今日的文化復振與原住民認同回歸現況，一定大感驚訝。歷史不但未朝他所預期的方向進行，經憲法法庭「111年憲判

字第17號：西拉雅族原住民身分案」後，不但大法官肯認平埔族群的臺灣原住民族身分，馬卡道族人亦在2024年10月30日向原住民族委員會遞交了民族認定申請書。1940年代的斷言，在八十年後有了因應當代社會發展的轉折，可見歷史長河波滔滾滾，我們所處的位置終究有所局限，面對變遷只能謙卑而已。☞



▲〈赤山地方的平埔族〉地圖的改繪(戴炎輝 1979: 742)。

◀清代力力、茄藤、放索三社的舊社、分社與移居地(施添福 2001: 44)。